

筑就美好

跨越千年的守护

□ 胡瑞琪

《赳赳大秦》剧场里的灯光渐渐暗去,唯有舞台中央那束追光,照着几个黝黑的脊背,古铜色的肌肤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夯——哟——夯——哟!”

秦人手中的夯杵此起彼伏,每一次砸下,都像是在大地上盖下一个永恒的印象。作为中铁建设的宣传干事,我坐在观众席上,眼前的光影与记忆中的画面渐渐重叠——天南海北的工地上,那些在寒冬与烈日下坚守的工友,安全帽下汗水如注,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古今两个时空,就这样在暗红色的帷幕前悄然相遇……

安居,最朴素的家国梦

“这宫殿要修到什么时候?”年轻的刑徒黑夫直起腰,抹了把额头的汗。

大匠乙手里的夯杵没有停:“要修到它成为所有秦人的家。”

这简短的对话,让我想起在雄安新区的那个傍晚。夕阳把塔吊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位老师傅指着眼前拔地而起的楼群,轻声说:“等明年开春,这里就会亮起万家灯火。”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片土地上正在生长的梦。那一刻,舞台上的夯杵与工地上的机械轰鸣,在我的记忆里重叠在了一起。

从雄安新区到各地的安居工程,从边疆的定居点到城市的更新改造,我们铁建人正在做的,何尝不是在续写那个“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古老梦想。在广州的一个安置小区,一位老人搬进新居时,用略显生硬的普通话说:“这房子,真好!”她眼里闪烁的光,让我想起黑夫望着初具雏形的宫殿时眼中的希望。

途途,最执着的山河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歌声在剧场里响起,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了千里之外那些灯火通明的铁路站房建设现场。从华北大地到西南边陲,从东北雪原到南海之滨,无数铁建人正以现代匠心,践行着这句古老誓言里的坚守与担当。

“师傅,这根钢构件的精度还差0.5毫米,得再调!”“90后”技术员小李的声音带着执拗,老师傅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对,咱们建的是百年工程,差一点都不行!”这熟悉的对话,恰似十七年来无数建设场景的缩影——既有厦门北站工地上,前辈们带着后辈在“豆腐上插旗”的困境中摸索前行;京沈高铁的夜色里,2800名建设者顶着寒风嘶吼着“只讲政治,不讲困难”;中老铁路的疫情阴霾下,

55名勇士逆行出征时那句“最险的地方我们上”。誓言穿越时空,与秦人“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呐喊遥相呼应。

每一座站房都绝非冰冷的建筑,而是连接家国的枢纽,是守护团圆的驿站。正如黑夫从修建宫殿到守护家园,我们也在用四通八达的路网,守护着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连接。

同心,最温暖的天下情

最让我动容的,是黑夫与“和”的故事。这份藏在烽火岁月里的温情,在今天化作铁建人更宽广的情怀。

“老师,这些电脑真的是给我们的吗?”广西隆安乔建镇初级中学的孩子抚摸着新电脑,眼睛发亮。

老教师望着刚落成的四方书院:“这是中铁建设的叔叔阿姨们为我们建的新家。”

在龙会村的“荣军巷”,退伍老兵指着风采墙说:“这里记录着我们的故事,也记录着铁道兵精神。”

随着九龙客栈的炊烟升起,村民忙着接待游客:“自从有了这客栈,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这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更让山乡的烟火气串联起致富希望。

从黑夫对“和”的牵挂,到铁建人

对百姓的深情,变的是守护的场景,不变的是“以民为念”的初心。我们用援建的校舍、畅通的道路、兴旺的产业诠释着“一人温饱到万家安康”的升华。这份情,连着每个人的小家,更系着天下大同的大家。

这些,不正是“一人一口饭,万人一锅汤”最生动的诠释吗?

夜深了,我走出剧场。城市的天际线上,我们参与建造的一座座建筑亮着温暖的灯光。这光,与舞台上舞者手中的火把,在时空中连成一片。

“你们在追寻什么?”

“一人安居的温暖,万家灯火的璀璨。”

“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通向天下大同。”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从“赳赳老秦”到“铮铮铁建”,变的只是工具与材料,不变的是那份“通达天下”的梦想,是那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的担当。

这些冰冷的钢筋水泥,承载着最温暖的人文关怀;这些跨越山河的工程,续写着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基因。当千百年后的旅人经过我们今日修建的这些工程时,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现代化的建筑,更是一代代建设者用智慧与汗水铸就的精神丰碑,更是一份跨越千年的守护,关于家,关于国,关于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西安公司

大路歌会

坦赞筑路行赋

□ 清澈

昔年凿岭筑长虹,血染枕戈贯苍茫。
五十八载风云逝,今朝重整旧时装。
跋涉重洋继宏愿,热土再闻铁锤响。
汽笛声震裂谷晓,钢龙又舞广袤乡。
当年手植凤凰木,今已参天映朝阳。
试看新程通四海,坦赞精神永传扬。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



北国风光 段继新 摄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房地产公司



以廉洁之心砥砺前行 成思琪 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房地产公司

逢山用道通四海
逢水架桥走三江

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铺架分公司
景新 书

书法 景新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

人生感悟

《论语》里的三句话

□ 张贵臣

《论语》这样的经典,常读常新。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之前,并不怎么在意的一些“语录”,逐渐有了新的领悟。《诗经》里说,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了历练和实践,那些纸上的道理才能真正落实到人生里。

自1999年毕业至今,工作也近26年了。其间曲折,许多不可言说之处。每到紧要关头,总能从《论语》之中汲取智慧,常可以拨开迷雾,毅然前行。

建筑施工单位的一线项目,相对都比较艰苦,特别是二十多年前。2001年,我毕业两年后,就申请去了青藏铁路项目部。当时项目部员工都住在自建的帐篷里,而我作为物资人员,被分到了一个砂石料场。料场前面是一条河,河水清澈凛冽。河的后面就是连绵的山。砂石料场一共只有四个人。另外三个人都是机械司机,开着装载机装卸砂石料。日出日落,每日如此。此时的我,难免长吁短叹。难得的是,他们并不觉得枯燥。若有下雨

天不能干活,还会几个聚在一起,简单弄点花生米,就会高兴地划拳喝酒,看起来不亦乐乎。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大概就是说,只要找到人生的乐趣,即使物质条件差一些,也并不重要。自那时起,我就想,以后当不会有比这更艰苦的环境了,即便有,只要能自得其乐,便也能够处之泰然了。

那是2008年,那时我已干了接近10年的物资管理工作。恰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局指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原本我中专学的物资管理专业,后来自学了汉语言文学,对于写材料最多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论语·述而》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对“富”并不排斥,但在不可求的情况之下,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难以求之的,他的选择是“从吾所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在利弊权衡之下,我也选择了“从吾所好”,从此走上了政工岗位。这一改,又16年过去了。其间,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过,从未后悔当初之选择。

如今,人生已近百。对于所谓的“知天命”之年,那是绝不敢说的。工作和生活中也仍有很多困惑。也还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未知之运数。于困惑、于迷茫之中,仍能从《论语》中得到慰藉。《论语》中有一段,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那么告诉我呢,“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也是孔子的自画像。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论语》文字自然质朴,其中道理却博大精深。值得在人生的旅程中,一读再读。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市政公司

工地见闻

夜空中最亮的星

□ 王观生

前些日子,和一名同事聊天。他戏言,自己这半年以来,干的是一项“不见阳光”的工作。

细聊开去,发现他说得倒也贴切。原来,他所在的工地,就在太原火车站,那是一座始建于1907年的百年车站。同事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对站台轨道内老旧的水电线路进行升级改造。工程量不大,干起来却很繁琐。

每天晚上10点40分,太原火车站准时开启“天窗”——三股线路被封闭,进入静默状态。每到此时,同事总会带着一百多名作业人员,冲进刚刚被封闭的线路,开始紧张的作业。直到凌晨4点,他们将一切恢复如初,解除封锁后,一列列车又沿着一股股轨道,或是到站停留,又或是缓缓经过。

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同事名叫纪国浩,小我几岁,却是个“老把式”了。13年前刚上班,就来到太原的郊县修铁路。后面辗转几个工地,都在太原周边。这些年,他修过公路,挖过市政隧道,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铁路工地。不过,这次是在营业线施工,和之前修的铁路,又有很多不同。

尽管此前我见过工地上铁路线路大接口的壮观场面,但我一听同事绘声绘色讲起他的工作内容,还是决定现场体验一番。恰巧出差经过太原,我专程去工地感受了一下。

长期的夜间施工,同事们的生物钟早已颠倒过来。每天黎明前后,他们从车站出来,找到街边出摊最早的早餐店,简单对付几口,就回到宿舍沉沉睡去,直到补足睡眠,已经是下午了。

此时已接近午夜12点,平日常人如潮涌动的站台,如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机械和工具。

几台轰鸣的发电机,沿线分布在站台边缘,为干活的工人提供照明和动力。十多台经过特殊改造的小型挖掘机,履带前后安装了滚轮,就可以在铁轨上行进自如。

纪国浩说,刚开始他们没有经验,用的还是传统的履带式挖掘机,行进十分缓慢,单是从停车场开到工地,就要20多分钟。在这与时间赛跑的“天窗”施工中,浪费一分钟,都是不能接受的。

后面,他们脑洞大开,给这些机械安装了火车轮子,这样一来,只需短短几分钟,这些大家伙就能迅速抵达“工位”。

施工区域是夹在两个站台中间的三股铁道,长约500米,宽度不过10米。狭窄的空间里,却挤满了大大小小20多台机械,以及近200名作业人员。

与想象中的机械化作业不同,受限场地条件,这里更多的是传统的人工作业。扒道钉,起道钉,搬枕木,统统都依靠作业人员的双手。即便是选用了小型挖掘机,在狭窄的空间里,还是略显局促。因此,它们也多是从事简单的吊运和拖曳工作。

纪国浩说,头顶上的接触网,是他们不能触碰的红线。为了杜绝安全风险,他们又对挖掘机进行了改造,安装了限位装置,只要机械臂到达指定高度,就自动停止作业。

我们沿着铁轨,在那片密闭的场地里,来来回回,走过一个个施工点。不时,在隔壁的站台处,几列绿皮火车,缓缓驶入车站,又缓缓驶出了车站。一条通向远方的钢轨,在月光的映照下,正反射着银白色的光。天空中,繁星点点,那颗最亮的启明星,正在升起……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亲情似海

归期炖在慢火里

□ 马天峰

中午的食堂里人头攒动,我端着餐盘,眼睛急切地寻找着那道菜,当那一汪油亮、红润的色泽出现在眼前时,我毫不犹豫地要了两份。食堂里不是每天都有红烧肉,我却每天都想着它。

坐下后,我抄起筷子夹起一块送入口中,酱香味立时弥漫口腔,味道是不差的,却不是记忆里的那个味道。但在千里之外,这顿红烧肉也算是一种慰藉。妻爱给我烧红烧肉。

嘴里嚼着软糯的肉,我的思绪飘到了哈尔滨,飘到了那个时常为我亮着灯的厨房里。

妻有一手好厨艺,普通的家常菜在她手里也能烧出令人食指大动的滋味,我尤其喜欢她烧的红烧肉。上一次吃还是去年除夕。那天

之前,考虑到妻子一人操持全家的家务,想趁着过年让她好好休息,所以我提议在外面订一桌年夜饭,妻却一口否决:“外面的饭菜哪有家里入味,你这都吃了一年的大锅饭了,回来尝尝鲜。”一年里,我也就只有过年能回家一趟,有时工作忙即使过年也回不来,妻知道我惦记家的味道,再累也坚持为我做饭。

除夕那天一大早,妻子就出了门去了,我陪着她去买菜。到了菜市场,她打开了话匣子,同那些摊主热情地打招呼。买完后还不忘记给我介绍:“这家肉新鲜”“这家菜都是自己种的”。我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她后头,心中有些酸涩,这些熟络都是妻独自一人,在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一餐一饭积攒下来的生活印记。

回到家后,妻就开始着手准备做菜,我在旁边给妻打下手。肉炖煮的时间长要先做,我把五花肉洗好后,由妻切块,接着起锅烧油,撒冰糖,油锅里噼啪作响,像是点燃了鞭炮。随着热水的加入,满锅沸腾。望着“咕咕嘟嘟”冒着热气的锅,我忽然觉得妻要把这一年欠下的味道,都浓缩在这小小的锅里;要把那些电话里说不尽的牵挂,都炖进这咕咕嘟嘟的汤汁中。

这些年,我随着项目走南闯北,妻守着父母,守着女儿的功课,守着春夏秋冬。我们像候鸟一般,只有在岁末才得以相见。我们的婚姻仿佛两张永远错开的车票。我的在天津,妻在哈尔滨,中间隔着山海关,隔着渤海湾,隔着无数个需要面对的清晨与深夜。妻从不言

苦,倒是我常在深夜的工棚里,默默计算着归期。

食堂的喧闹把我拉回现实,大口吃起碗里的红烧肉。咀嚼间,我想到了两者的差别,妻做的红烧肉之所以难忘,不只是因为手艺,更是因为那肉里炖着妻的清晨,炖着妻在灶台前的守候,炖着妻把思念化作柴米油盐的温柔。

这世间的至味,从来不在山珍海错,而在那一碗等了又等的红烧肉里。它用火慢慢炖,把时光都炖出了柔情;它用耐心守候,把寻常日子守成了诗。而我这个四海为家的铁建人,所有的奔忙,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厨房飘出这样的香气,让更多的等待,终能等来团圆么?

作者单位:中铁建大桥局四公司